

尚

書

箋

金滕第十二

周書三

尚書卷十二

王氏集注并箋

金滕

世家云武王十一年周公佐武王代紂作牧誓已殺紂封紂子武庚祿父

使管叔蔡叔傅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作金滕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乃踐阼代成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二年而畢定作餽禾嘉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爲詩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大

傳金滕在大誥之後 箋曰金滕周公薨後總述公功德黜祀王魯爲二王後當在立政後今在此者類次爲武王書 滕絨也以銅鐵鉗鎖扇固於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豫又作忤說文引作念此從馬本司

馬王充劉向引竝同

箋曰禮記云文王疾

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五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三年之益所以定帝業生太子成周公成王之盛也文王受命七年八年而崩再三年則當亡殷誅紂之期曾受西伯之命躬朝焉而躬般之不可以垂訓故文王不受三齡也武王既定殷爲天子三年而未受太子至此邁疾周公次當代立非立嫡傳子之法故武王必益三齡也文周聖人自制其壽命武王大

賢其命在天至是有疾者當終之期克商在十二年此爲十四年白虎通云天子病日不

豫言不復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又作陸

豫政也

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鄭日二公欲就文

王廟卜

召爲三公

周公不言故云二公卜于文王廟

者卜文王與三齡得否天子有疾當禱耳而

今欲卜亦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日戚

知王不夙

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

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矣今不得三必非文王意卜之文王徒增其

憂

公乃自以爲功

成與神約誓也言己代夙

爲三壇同墀

馬曰壇土堂鄭曰時爲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 箋曰土

基三尺階三等日壇於禮禱遠祖則爲壇墀此用升壇會盟之儀也祭法注封土日壇除

地日 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箋曰用盟禮故周公

立壇上對三

植璧秉珪

司馬植作戴鄭曰植古置字 箋曰璧蒼

璧以禮天植於壇也珪桓圭上公之贄周公秉持之朝覲之禮

乃告大王王

季文王

箋曰三王皆父子相傳受命故並告之

史乃策

策从司馬東晉

本作冊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 箋曰史奉策大史進其策

祝曰惟爾

元孫某

鄭曰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

者由成王諱之也 箋曰祝大祝也

元首也嗣

王曰元 遘厲虐疾

司馬云王發勤勞阻疾 箋曰遘讀爲構厲今

作勵言構造厲精于治也虐獵也爲疾所陵獵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曰代某之身

司馬作負子鄭曰不讀曰不愛子孫

日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箋曰不負古字通負恃也子慈也不子猶私愛也三王若與齡傳子雖立大法有慈愛之嫌天或責而不許則曰請代死以子易子是無負子之責也 隗囂曰申命百姓庶無負子之職亦謂以己代漢爲天子也 命必有終文王不代王季周武不代文王武反損父之年焉天下已定武王雖崩朝委裘而周公輔之二三監不敢叛雖叛而亡周公亦不宜私慮過計以請

代貪帝位也然而文王與之周公請之殷殷  
於此年者聖人先天而天不違貴欲于武周  
之時立傳嫡長之法周公知與齡之意見武  
王無故篤疾恐已次當立皇恐而請代惟聖  
人能以壽歲益人也舜帝位而不當乃至損  
年益之於成王有繼絕之恩故推爲禪讓之  
君而以魯予仁若人箋曰仁讀爲先祖匪人之  
爲王者後予仁若人若順也三王于予仁慈  
順予之請巧能多材多藝巧從司馬本東晉  
聽予代王巧能多材多藝本作者箋曰巧  
當爲巧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故或爲  
巧或爲考皆非也巧卽于耳于曰也曰能多  
材多藝言王不死乃能用賢也材賢材藝治  
也多材多藝謂眾賢人眾治事者言旦死不  
患無材

能事鬼神乃元孫

箋曰多材治事則能  
安和天神人鬼目能

事女元孫周王

不若曰

司馬若作如

箋曰

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

箋曰賢人雖多王崩不能主

能代無元孫之可事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馬曰武王受命

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箋曰佑

當爲祐助也乃命者欲三王請命也敷溥也

廣也帝雖不私周室當廣助四方之民不令王死

下地

箋曰言三王亦用此定子孫之業

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司馬云敬畏

箋曰言非獨旦私意四方之民以王無太子無可立者莫不振動畏懼也

祇振古通用

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敬卽警也



亦永有依歸

司馬竇作葆鄭曰降下也竇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箋曰卽就也三王命不可聞見

就卜見之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箋曰告神

階之間祭天玉當燔之此請以歸者大傳說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行者

得復其圭以歸其國璧用以盲蓋藏太廟圭還周公也云其者不敢自專禮俟爾

命 馬曰待女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箋曰爾之詞親敬之稱也禮祀祖父曰于爾若

孫婦附于皇爾不許我乃屏璧與珪

說文

始不得言爾也 箋曰屏璧者不得復祭祀屏珪者不復朝聘大傳說有過行者畱其圭不義則不見

屬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司馬釋云乃卽三王而

之信吉 筮日三龜三卜人也卜一啟籥見

書乃并是吉司馬釋云周公喜開籥乃見書

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所藏之室以管乃復

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筮日占人既言

吉周公復自開大公曰體王其罔害罔占人

兩引皆作無 筮日君定予小子新命于三

王惟永終筮日子小子對君父之詞新命謂

長終其是圖茲攸俟司馬云是圖茲道鄭曰

待也所待

能念子一人

馬曰一人天子也

箋曰能當爲而念常

者生太子但常思輔天子之事助王致太平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

匱中

鄭曰滕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

金緘其表箋曰凡卜既事繫幣而比

其命詞藏于占人歲終計其中否此非常之冊故別藏之匱匣也

王翌日乃

瘳

翌從郭璞元應顏師古李善引同正義本作翼箋曰瘳疾愈也

武王既

喪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入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

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

九十三矣死謂之喪爲孝子心不忍言死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大傳曰武王殷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使  
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強祿周  
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  
天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鄭曰管  
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  
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子不知天  
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  
師箋曰管叔武王所重任以監殷武王崩  
于次管叔可立望入朝專大政而周公不讓  
乃身爲冢宰令百官總已以聽故管叔怨焉  
管叔爲大宗主羣  
公子故羣弟從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唐石經正  
義于作於鄭曰孺子謂成王也箋曰孺  
子太子之稱不利謂謀殺之周法傅子殷家  
弟及誣周公欲自立而嫌成王將弑之自立  
成王生於武王疾瘳之年三歲遭武王喪既

喪五歲矣不能朝見羣臣也

周公乃告二公

司馬云告太公望召公奭

箋曰以流言召二公

曰我之弗辟

說文引辟作辨弗作不

我無

以告我先王

司馬釋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

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幼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馬曰辟謂辟居東都鄭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誦無以告于先王言愧無辭也箋曰辟三公執政之名也頌有辟王辟公皆謂周公弗辟者不居位也聞言當退故弗辟矣以先王論之管叔爲兄不讓兄是不可告先王也

周公居東

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箋曰周公主陝

以東東伯之國詩謂之東山其地卽幽也爲  
周初之東都王充引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越  
絕書云巡狩於邁墨子云東處於商蓋逸局  
書言徐奄及熊盈畔則非居商奄及楚也

二年則罪人斯得

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

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  
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  
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曰詩云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如今三年言周公  
出居一年歸攝王也朝廷初聞流言亦以周  
公權重聽其巡守因而不召及祿父叛民儀  
十人自拔來歸乃知管叔奄君去周公以弱  
王室二公以王命迎焉因遂攝王伐殷一年

而三監破二年而奄君遷于後大傳曰三年

共三年也得謂俱伏其罪

于豐司馬云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

詩在作嘉禾後康誥前箋曰金縢主序魯

郊之事不及周公攝政及薨

葬之事故直記致政歸豐後公乃爲詩以詒

王名之曰鴟鴞大傳曰心不敢遠成王而欲

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司馬名作

命鄭日詒說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

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

詩以詒王今幽風鴟鴞也鬻子斥成王箋

日鴟鴞之詩言商奄猶未定魯將被兵因以

遺言託王欲葬成周又以殺兄不敢葬文王

墓左右以示

己不安之意王亦未敢誚公司馬誚作訓鄭

日成王非周公

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司馬說爲訓公謂訓其意葬成周也此公致政三年之後成王十年後其年未聞

大熟未穫

司馬云成王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

公卒後秋未穫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而葬則公卯月薨紀年云成王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應劭王充引電皆爲雨

司馬云暴風雷雨

籒曰烈風雷雨受命之符示周公當有王禮梅福杜鄴谷永周舉張奐俱說爲成王葬

周公不如禮王充云古文家云周公奔楚故天雷

禾盡偃大木斯拔

籒曰禾今謂之高梁斯盡也

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

司馬釋弁爲朝服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

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

箋曰與及也自王至大

夫大裁素服縞冠而加用弁者以入廟開金

縢也蓋天子朝服皮弁云盡者王入廟當左

端今朝服視朝大夫因入廟以公事開書非廟事也

以啟金縢之書乃

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說又作簡鄭曰開

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箋曰

金縢蓋蔽累朝消弭之術禳疾亦其一也是以見其說大祝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

六祈六曰說

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懿

司馬

有馬曰懿猶憶也

箋曰懿久而美也

公命我勿敢言

箋曰以曾受命

故公薨後不言祕書本不可言占非祕事而公祕之者自以爲功事成懽自功也

王

執書以泣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曰其勿穆卜

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

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司馬釋

云自今後其無穆卜乎箋曰穆卜謂卜葬

文王墓旁也成王終葬周公文王旁自謂謙

矣然猶以臣禮如以王禮當別爲塋也家人

大喪度甫窆謂新卜地也上未言卜此不

得爲卜灾又卜灾當于禰亦不在文王廟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司馬云幼不及知箋曰

在未生以前  
故曰不及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箋曰

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  
司馬無新馬新作親鄭曰新逆

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  
箋曰逆讀爲御御猶受也新逆我

國家者成王知周公不自惜死以正嫡統有  
再讓天下之義非人臣之功乃授天下於成

王者以其新知之禮亦宜之  
大傳曰魯郊成

故如新受國也  
箋曰禮讀如禮賓之禮凡受大禮者必

也  
禮答之亦者亦國家也受王于公亦宜以

有禮  
王禮禮之白虎通云周公以王禮葬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  
王出郊

箋曰郊告天尊周公記曰天子稱天以誅之  
言出者記反風之應在其時王充云觀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大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同旋經

日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說文凡最搭也二鄉公曰周官鄉老二鄉公

一人請天子三公分掌六鄉其有致政三公則在任三公不掌鄉其無致政三公則在職公各領二鄉也周公老于豐日明農近豐二鄉周公掌之餘四鄉二公掌之今周公新死二公兼攝六鄉鄉之事由鄉老命焉凡猶計也計大木已拔者若干將以備國用

偃盡起

箋曰所偃者禾也前見近郊禾起此因邦人凡木入幽隱山谷見禾盡起

因以告二公記異瑞也張奐云樹木盡起上未云木偃非也

而築之

馬曰築拾

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

失亡也箋曰築拾邦禾以風偃禾穀悉落

不可穫但可拾也先但見禾偃雨至以爲穀

必芽今乃因雨而穀盡落雨止禾起因穀落

故不起也於是歲則大熟箋曰言尊周公

穫而拾亦記異事後黜祀而王魯魯郊祭后稷牲亦白牡周公

得郊太伯不得追王郊者太伯無致太平之

功又未

踐阼

金滕第十二

尚書十二

大誥第十三

周書四

王氏集注并箋

大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本紀云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

初作大誥

又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作大誥箋曰四國既亂二公不能討乃迎公還大發兵征之以在軍中事不可承

王若曰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箋曰此攝王之篇故不

加周大誥絲爾多邦越爾御事

乃詩箋引爾作

道也御事多邦之臣受王令

弗弔天

箋曰弔善也遭

喪之詞曰若

降害于我家不少延

東晉本害作割此從

馬鄭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也

箋曰延

長也言武王不少延

長成王幼不能蒞阼也

君爽曰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

厯

石經作鬲

箋曰洪猶共也幼小也初立稱

冲人言未安其位也俗儒以冲童聲近非也

幼童人則不詞厯服猶久事也

天位長久故

曰厯服堯曰厯數在爾躬言天下共推幼小

新王嗣無竟大

弗遭哲迪民康

遭從漢書東

位以爲當立也

晉本作造

箋曰言已居攝及避東本末以曉天下也

王幼小不遇哲人道進民于康樂之治

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箋曰格當爲假漢書釋

爲往假至也矧詞也言

方當求賢自輔望有能至心知天命者

己箋曰己漢書釋爲熙予惟小子

若涉淵水

箋曰子小子王子之稱攝位不當尊自以文王之子蒞事耳言己當

佐定天下如欲渡深淵之水也記曰予惟往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

居東也求朕攸濟箋曰言予往東都亦惟求所以濟王業不畏流

言也敷賁

漢書釋爲奔走傅近奉承敷數字蓋涉

下而敷前人受命

箋曰此讀當爲賁敷前人賁分也敷陳也前人文武

之臣也受命立成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箋

王諸臣分任其職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箋茲此也謂朝廷也閉闔門也朝廷不忘佐命之大功方尊禮我我亦不敢闔門不問政事



以已避位初歸先言君于天降威箋曰于吁也吁天降

臣無嫌之意以釋羣疑鄭曰受

下可畏懼之事謂武王岫也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命曰寧

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箋曰寶保也守也寧王開國之王始定殷

者武王也武王命周公受遺輔政則畱詒紹

以天守龜令專決政事今我用之非自擅天明卽命箋曰紹繼也明謂明命也我繼曰

有大艱于西土箋曰曰爰也艱險也大西土

人亦不靜鄭曰周民亦不定其越茲蠢殷小

典魏石經越皆作粵蠢作裁馬曰腆主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箋曰越茲于是也蠢

動也小腆謂祿父以公子主殷祀本不敢叛而三監扇動之誕敢紀其緒

箋曰誕大也紀理也緒業也天降威知我國

有疵民不康馬曰疵瑕也鄭曰知我國有疵

降威怒使我知此亂由于姦民曰予復反

反還也于是我鄙我周邦今蠢箋曰鄙謂滅

自東復還京師鄙我周邦今蠢而縣其地也

獨所以威天今翌日民儀有十夫儀從大傳

下解散其黨今翌日民儀有十夫東晉本作

獻予翼箋曰翼猶助也民儀民之表儀殷之

蓋不從亂

而自歸者

以于救靈

箋曰于往也

武圖功我

以往撫安

有大事

箋曰武繼也大事軍事言民儀告子欲繼謀功者當舉大事

休朕

卜并吉

鄭曰卜并吉者謂二龜皆從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故也友

邦周舊領之國尹氏三臺阪尹殷之舊都邑庶士殷士三者皆有來迓事之人是謂大詰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箋曰時人心疑故告以吉卜又殷方謀紀緒嫌周人不得斥殷爲叛故言祿父等乃降周

去殷逃死播蕩之臣非殷後當立者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

鄭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志同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

叛其爲難大

箋曰不及尹氏者蓋以遠不徵其兵也

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

箋曰言且當防內變

越予小子

箋曰越猶告也庶邦

反告

考翼不可征

箋曰考翼老臣輔王者謂周公也征行也周公爲考

翼且當留鎮

王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

輔不可自行

王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下

東晉本有害字此從漢書

箋曰此下周公自言攝王之意王卜征必行不可違故成王

長思此難

日烏呼允蠢鰥寡

箋曰不得外助乃令公攝

如動搖

哀哉予造天役遺

馬曰造遭也

箋

爲天所役使遺雷

大投艱于朕身

箋曰大以艱厄投加我身令我攝王

越予冲人不叩自卹

卹從魏石經東晉本作恤 箋曰叩身也卹憂

也周公以冲人成王不能身自憂故當急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卹不可不成乃窋

考圖功

箋曰義古儀字度也愆勞也窋考武王也武王公兄而曰考者古者繼先

君則以其所後爲考廟故舜考堯魯釐父閔周公既攝乃稱窋考也言王不能自卹擬度女諸邦之意當同力綏予勉予曰無以已予憂爲勞以武王圖殷之功當卒成也

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東晉本替作替此從魏石經 箋曰替借

也上帝天子也予  
攝王不敢僭立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箋曰言昔武王  
起小侯爲天子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日箋

卜用卜中也詩曰考卜  
維王武王居鎬得吉卜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卜用  
箋曰相民謂攝王助理  
烏呼天明威彌

我不丕基  
威從漢書東晉本作畏  
日言天威甚明故卜并吉  
箋王曰

爾惟舊人  
箋曰言爾  
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  
箋曰王應麟云漢人引不克東晉本  
作丕克省察也若女也女雖不能遠

察天命弼我女當知  
武王勤女定殷之事  
天闕我成功所  
晉本作

天闕

筮曰闕當作慙勞也所處

予不敢

也天以伐殷勞我是我成功之所

不極卒寧王圖事

筮曰極盡卒終也盡終武王所謀之事謂定殷都雒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忱孔先引作謀

日誘道也化讀如大夫化我之化過也予軍過之處誘道諸侯以天輔我周之信言其

考我民

筮曰考成也言當成民事

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

功攸終

筮曰前寧人即舊人也予當往前定殷之人之所謀其伐殷之功所終成

故子過道爾

天亦惟用勤慙我

筮曰天以民若有勤事勞我

疾

筮曰言從叛之人如爲疾所中非其本心也康誥曰和若有疾

予害敢不

于前室人攸受休畢

箋曰漢書釋畢爲輔休興也禮尸謨古文作尸

休休興聲轉耳子何敢不往前定殷諸臣之所以其所受之功興起畢成之

王曰

若昔朕其逝

箋曰逝往昔往居東時

朕言艱日思

箋曰言猶

念也念此難無日不思欲攝不敢欲退不可

若考作室既底法

箋曰

底定也法謂規制也

厥子乃弗有堂矧弗有構

箋曰堂殿也構

蓋也百可也言其子幼小不可令築堂又不可令蓋屋也

厥考翼其有曰

子有後弗棄基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有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

乎箋曰考翼輔幼子者諸侯言周公爲王考翼故明考翼之職見其子不能終作室其



可曰子有後日可待不棄厥父苗厥子乃弗

舊基而已乎言當亟成之

有播矧弗有穫箋曰不可令布種又不可令刈穀與堂構皆舉始終言之

苗反耕田也堯典播時詩俶載皆聲近通同字耕反而割禾其中或又以一歲田爲苗

厥考翼其有曰子有後弗棄基

箋曰設兩喻以明無可待

肆予害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箋曰既不可待後故今予

不敢不於我身撫定

若兄考

箋曰若順也兄考武王也尊者

王之命所以攝位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故得兄武王

乃有友

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伐箋曰有讀爲又友助也順也乃我

厥子民

又順助王室伐叛者如武王意

養

箋曰養長也民養若言民牧其子者凡武

子又爲民長有同休戚之誼

其勸弗救

箋曰勸勉救止也諸侯其必勉伐殷

而弗

王曰烏呼肆哉

箋曰肆伐也詩曰是伐是肆言子今陳兵往伐

四國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箋曰徵諸侯兵從征及各守封圻尹

庶邦故不及焉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

箋曰漢書釋爽

爲勉助由哲爲道明爽明也勉也由讀爲迪十人民儀十夫也能勉助國家道進明命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

箋曰十夫進知天子之命在周不在殷知

天之爾時罔敢易法

箋曰漢書釋法爲定法當爲正古法字爲念形

近而誤爾時者殷叛之明日十  
人不敢改易正朔而自歸周  
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

箋曰戾定也已攝惟大艱人誕鄰日

漢書釋誕鄰爲大逆誕謾也鄰當爲遴周易  
或作吝逆也大戾之興由其人誕謾逆行

胥伐于厥室

箋曰言四國不同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

箋曰爾爾諸侯疑于殷周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嗇夫

箋曰嗇夫主田之吏天不  
能亡殷必假手於人嗇夫

不自治田必假  
手於農故命我予害敢不終朕畝

箋曰藉田  
之禮王三

推庶人終畝言武  
王推之子乃終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

其極卜

筮曰極中也言舊人佐定殷者皆承天休天意可知予何必定中于卜

敢弗于從率寧人

筮曰于往也往伐三監也率諸侯前定殷者同往言

從者謙詞也寧人不必皆爲諸侯故概曰寧人

有指疆土

筮曰有撫也旨致也

詩作者曰者定爾功疆其土者除其國也予往撫致其土無所用戰

矧今卜并

吉

筮曰言人事已必勝又得吉卜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

僭

筮曰僭差也天命無差貳

卜陳惟若茲

筮曰卜卜吉也陳誥所陳也以

卜及此誥頌天卜使咸順此意

大誥第十三

尚書十二

康誥第十四

周書五

尙書卷十四

王氏集注并箋

康誥司馬曰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  
武庚祿父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  
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  
申告康叔馬曰康圻內國名鄭曰康諡號  
箋曰康卽郝也漢潁川周承休侯國元  
始二年更名郝者是今汝州地也康叔子  
康伯知非諡矣始君不臣兄弟故康叔  
季不稱伯而以伯仲耳武王九十三至此  
百年母弟不得齒少也康叔以司寇作監  
監雒後三年雒爲東都移監河朔治邯鄲  
衛六世皆世官頃公封衛侯在夷王時

惟三月

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

哉生霸

馬曰霸謂月三日始

生兆

周公初基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

作新邑

東晉本作

新大邑此

于東國雒

箋曰東國殷國也時新除殷國直名曰雒雒忌

欺以鳥名氏水雒出商

四方民大和會

大傳曰周

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

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

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

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鄭曰岐鎬之城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於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侯甸

力焉是時

周公居攝

四年也隆平已至

侯甸

男邦采衛

恒闕焉

箋曰男下加邦者近畿

干五百內供王事之國也

百工播民

末命之

采衛外諸侯以外無役事

官也攝王所命曰工

播分也攝王所命曰工

和見事于周

也周鎬京

也宗周民徒官吏與殷民

相和皆效其事勤於役也

定殷之勤勞數年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

之問三動大眾

王若曰孟侯

大傳曰天子

王誥箋曰大誥命

王若曰孟侯

子大傳曰天子

康叔大治治維邑也

十人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周書五 康誥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  
之鄭曰王若曰者總告諸侯孟迎也依略說  
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箋曰於此政  
周公稱王者公還宗周臨朝出命也若曰者  
記言之例當修飾文句不能直載口語順其  
意而已以世子養成王故令之迎侯示當還  
政也成王免喪時六歲周公居東一年攝政  
四年成王年十一耳十八迎侯謂常法也記  
曰抗世子法傳曰周公盛養成王言比于太  
子居之宮中如以器貯物也必盛之者號爲  
王則教不可施故孔子比**朕其弟小子封**箋  
之於殺身言他人不敢爲**朕其弟小子封**曰  
朕周公對成王及諸侯自明大誥大治之意  
也其之言謙不敢質也弟韋束之次弟謂誥  
冊也字亦爲艷今作秩爵之次弟也言已不  
當爵命侯牧且以權宜策命之小子者王子

也明其以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懿親 奠輔 惟乃不顯 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傳大

而應之乎以不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

慮之謂慎罰 箋曰顯光也孟子引書曰不顯

哉文王暮此言不顯不連考爲稱也文王稱

穆考文考祭法顯考次祖考當高祖之世

不敢侮矜寡 箋曰殷多方既服此庸庸祇祇

箋曰左傳引說爲威威顯民 箋曰威畏通用

賞功祇德祇愛也 威威顯民 字畏天之威命

顯于用肇造我區夏 箋曰肇始造爲也區崎

民始自西夷 粵我一二邦 箋曰一二邦

也始自西夷 粵我一二邦 謂西方屬

及於內地 粵我一二邦 以修

及於內地 粵我一二邦 以修

我西土

箋曰修治也三分有二以服惟時怙

箋曰時承怙恃也承王冒聞于上帝

命爲殷所恃言服事殷

字茂美也君爽迪見勛聞東晉本亦作冒聞

王充趙岐均引冒聞其說未詳上帝蓋殷帝

帝休箋曰休興也文王天乃大命文王

之命文王非暗暗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

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不

逆天之道周人以仁接民

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也

也戎大也詩曰賁始翦商文王稱王故齊於

大殷禮記說殪爲壹殷爲衣壹戎衣者武王

也言兵誕受厥命

不再舉

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吠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嚙箋曰誕大也伐紂有天下武王又大受文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箋曰厥其時承王之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箋序也武王受命乃承文王邦民因乃寡兄勛箋曰寡兄周而敘之故不言烈考乃寡兄勛公對康叔自述攝王之意也勛勉也勉承文武之業再定殷也必本之考兄之親者二叔新叛羣弟有疑以明已不私親亦不廢親當承父志耳近儒多以寡兄爲武王引鄭說寡爲尊稱禮弟兄不以屬通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箋曰肆非詞例也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陳也立其監陳其殷本立而言肆謙不自命也在察也察卽監也土者不封國爲王土也王曰箋曰此下王曰者十一所謂弟也烏呼封以誥詞書於冊第一冊行政大法

女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

馬曰適述也

也女在東土民亦在女紹聞衣德言

箋曰在衣

能敬述女文考之政否紹聞衣德言

當爲殷

紹繼也殷民思殷又將察女往敷求于殷先

能紹所聞殷先王德教否

往敷求于殷先

哲王用保乂民

箋曰往往雜也

女不遠惟商

耆成人宅心知訓

司馬曰必求殷之先賢人

與所以亾箋曰改殷言商者據當時之稱

不遠惟之商耆不盡在雜沫也耆老宅度也

成人成德有名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

度其心乃知其訓

保民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弘于天

荀子引

箋曰廣其學問志慮

弘覆于

箋曰弘大也法若德裕乃身箋曰若順裕  
天之德而弘廣之德非但裕民不廢在王命  
荀子引命作庭  
職在不廢王命亦所以裕身  
王曰烏呼小子封箋曰弟二  
當使德施及下鄭曰刑罰及己爲痛病  
笈般笈曰痛  
頑笈曰痛  
之慘當敬哉箋曰宜常  
天威棗謀威謀東晉  
若在身敬哉自警省也  
天威棗謀本作畏忱  
此從應劭引郭璞李善同民情大可見小  
箋曰威命也天命輔周信矣  
人情大可見小  
人難保箋曰大謂天下歸往也  
小人頑民也  
而小小反覆亦難保往盡乃心  
箋曰盡心無  
其無怨恨不足怪也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箋曰康空逸安豫樂也但高大平安坐而定是

空好逸豫也或一切用威般戮

齊之以刑亦是好逸而怠於治

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

箋曰引人言以釋康叔之意不在大小言無可怨也大

者祿父小者庶頑皆

惠不惠懋不懋

箋曰惠順懋勉

也順不順者勉不勉者乃爲能乂

已箋曰已歎詞

女惟小子

乃服惟弘

箋曰服治也以王子親貴

王應保

殷民

箋曰應當保安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箋曰

宅度也新民新定之民作者

王曰烏呼封日

與之更始詩曰遐不作人

第三冊詰境  
內刑罰之宜敬  
民乃罰  
民東晉本作明此從

非以威之  
刑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  
王符引非眚作

匪省  
箋曰王符說罪雖小非  
自作不典式

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  
王符引式作戒  
箋曰王符說是  
爾有厥罪

本頑凶思惡而爲之典戒典法也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眚災王符引作省哉  
爾旣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故不可妄殺也  
若民無辜不待導中

也  
王曰烏呼封有敘時  
執刑柄禁諸君長淫



刑有又也文王時敘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今又惟時敘是承也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荀子引勅勅作力勅勞也大勅於治箋曰明勉服治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箋曰大誥曰民若有疾言殷

往和之則盡棄前咎所謂作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又箋曰赤子無知而必保持之非女封

刑人殺刑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

人無或劓劓則劓耳皆誅叛賊者劓劓言

又曰謂从罪減等也康叔蓋王曰箋曰弟五

爲司寇又賜鉞鈇故得專殺王曰冊誥屬國

都邑取法康叔故不言封外事女陳時臬箋曰外謂所監

也女康叔陳法爲外取正司師茲殷罰有倫箋曰司刑

大傳曰孔子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

不同聽每君異法法無有倫是故知法之難

也倫理也殷罰監殷所罰得其理則又曰要

羣士司刑者師法之非師殷時法也又曰要

囚箋曰要刑獄書也囚繫也外獄有待決者

之事故加又曰顯彪說服念五六日至於旬

又曰爲周公重言非也服念五六日至於旬

時不蔽要囚之鄉旬遂二旬縣三旬都三月

大司寇聽其成此要囚之大限恐其久留不

度也言五六日者欲其更速服治蔽斲也言

不蔽者悉

王曰

箋曰第六冊

女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

箋曰彝常也言治殷民當用常法不可用重典

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女封

次荀子兩引皆作卽箋曰義宜次恣古今字恣縱

也戒其任

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意不任法猶自曰未有能順時敘之事甚言勿自恣也

已女惟小子

箋曰重言之戒其恃親貴

未其有若女封之

心箋曰若順也不獨

朕心朕德惟乃知

箋曰

以譬曉

凡民自得罪

荀子引民作人箋曰荀子說刑罰禁省而威

康叔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  
亾猶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上言得  
罪朝廷可赦故言也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民自得罪有六也犯法者殺人門害者越人于  
寇攘盜也姦宄犯法者殺人門害者越人于  
貨劫財物者趙岐說越於也殺于人于貨殺  
人取貨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  
其貨散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不取貨  
曰散昏無知之兒篡討也許慎以篡怨說之  
又以散爲冒趙岐以篡爲殺孟子說謙爲不  
待教蓋王曰封當刑者二康叔所主元惡大  
以爲諱王曰封當刑者二康叔所主元惡大  
篡事元首也矧惟不孝不友子服祇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兼言外後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

箋曰字慈疾害也春秋殺世子同於殺君

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

箋曰顯代鞠稱也兄代父乃天倫序父愛稱子又人情也

惟

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

箋曰弔閔也左傳說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趙商引鄭說此爲門內尙寬言持法行政之人不能自治其父子兄弟也

天惟與

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箋曰泯蔑聲轉通用字速召由

用也不孝友不治則民常大亂自治之民常亦亂女當召而用刑故設王官主此獄也傷管蔡之變故全骨肉之恩重流言之法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箋曰

文王作罰文王所作刑書也左  
傳楚芋尹亦引周文王之法  
不率大夏箋

率循夏禮也大  
禮王朝之禮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

越小臣諸節鄭曰訓人師長  
夫庶子四人掌都家政令事故以告其君長  
訓人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正人僕人正

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公卿之復逆諸節掌  
以旌節使四方者行夫環人之屬皆傳通言

語乃別播敷造箋曰播散造言  
所謂讒說殄行民大譽弗念

弗庸箋曰譽誦也美也  
不念用稱述美事  
瘝厥君時乃引惡箋

瘝病也引長也病其君  
而長其惡其君不宥罪  
惟朕慙箋曰此王已

朝所當討已

箋曰傷痛之者

女乃其速由

箋曰女所當召致者茲義

率般

箋曰義宜率律也

亦惟君惟長

箋曰上言臣民

故特言

不能厥家人

箋曰不孝不友

越厥小臣外正

箋曰別播敷造也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

德用又

箋曰放棄非違也言用治不言懲諱尊者

女亦罔不克敬

典乃猶裕民

箋曰上戒其恣此又戒其縱弛也不警法而用寬裕不得爲裕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箋曰劉

向說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言能

用文王之法乃為裕民也敬忌警戒我惟有

之詞易居德則忌甫刑亦曰敬忌我惟有

及則箋曰我謂王朝則法子一人以擇荀子

引東晉本傳釋也箋曰擇釋通用字君爽曰

天不庸釋釋舍也天命所在曰釋言康叔能

治則王室安也對諸侯言曰子一人荀子曰

明主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

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王曰

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王曰

封箋曰第八冊詁爽惟民迪吉康箋曰爽明

之字從大或從夫謂人待明而起惟思迪道

也勉思治民進道以和吉康又之治不在刑

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思也惟德用康康寬



也言初立三

又民作求

箋曰求終也詩曰世

監本用寬德

殷先王之業

德作求用殷後以終

言不欲絕殷

矧今民罔迪

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箋曰適猶和也頑民

但行政之道務在迪民

今若不度外置之

予惟不可不監

箋曰弟九冊言立監之意殷

爲名又不可仍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立殷後乃命女監

德之說于罰之行

不罰而更又之是行德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叟未同

箋曰戾振古今字振猶轉也

叟亟也一作屢殷民未回心

故屢勸道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箋曰

而未和同通由政之不善其天以此罰我窮我耶我誠

當白省而無所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箋曰大

多謂四國刳曰其尙顯聞于天  
箋曰刳曰尙庶

箋也王曰烏呼封  
冊詰以無

惑人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箋曰殷民

者必多故戒勿蔽時忱不則敏德箋曰蔽蔽

敏審也於民皆法其明慎之德也用康乃心願

乃德遠乃猷裕

箋曰願還視也無怨非但康民亦所以自康也先示寬大

後還寬大以自願其德則猷裕益遠久可用非以權術取定一時也君爽曰告君乃猷裕

乃以民盜不女瑕殄

箋曰瑕疵殄病也以與民俱安亦已之利

王曰烏呼肆女小子封

箋曰弟十一冊申敕之肆陳也卽監也

惟命不于常

箋曰禮記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有治民之責者不可不慎

女念哉無我殄膏

箋曰膏所謂百辟膏殷民貢賦也監不善則民不膏

是絕王

明乃服命

箋曰勉出

高乃聽

箋曰勿

用康乂民

箋曰務在寬以治之篇中八言康故曰康詰後以邑爲謚蓋取此也

王若曰往哉封

箋曰讀冊書畢又

勿替敬典

箋曰替廢也前敕聽朕誥從唐石經

以殷民世高

箋曰言殷民世高則女之所以

從唐石經

女乃

# 康誥第十四

尚書十四

酒誥第十五

周書六

尚書卷十五

王氏集注并箋

酒誥

司馬曰周公曰懼康叔齒少告以紂

用

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

公

箋曰周公還政成王成王作邑以封周

居

康叔先治之雒邑移康叔於沫土而作

酒

誥蓋紂之餘俗已革唯尚有羣飲之風

猶

非太平故更嚴其法以救敵也一代必

有

所以亾代者務革之故周文敵而秦焚

書

秦法敵而漢漏網酒於後世不能亾國

而

誥般羣飲乃垂

爲

經示撥亂之道

成王若曰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

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或因爲

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

者加之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箋曰周公

已歸政故特著成王仍周公之言明大命于

故加若曰言成王之意公順而誥明大命于

妹邦妹一作沫馬曰妹邦即牧野之地鄭

風言有妹之鄉則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其

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

之監化箋曰妹牧姆沫聲轉通用牧野在朝

歌城南七十里商都遠郊也朝歌城即妹邑

矣地道記云在禹貢大陸之野紂囚而多士

遷踐奄而多方滅至此又立監治之無國號

故曰乃穆考文王箋曰昭穆之制周所立也

妹邦始以文王爲穆廟而建祀

焉因爲文王之號肇國在西土也

爲西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伯西伯所領之邦庶士庶邦卿士少正小卿

也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其遺號與

御事來西伯國中受事者時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國不待誥故專庶邦朝夕曰祀茲酒

箋曰祀當爲神慎也篆文神作福與祀相近

而誤朝見曰朝暮見曰夕王充說朝夕戒慎

則民化之然則惟天降命肇我民箋曰肇敏

充所見祀爲慎惟元祀天降威箋曰元祀文王

命敏于我民惟元祀天降威受命之元年也

言天惡昏情惟元祀天降威受命之元年也



降威謂我民用大亂喪德箋曰喪亾也民不

革殷命無德以及民我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箋曰辜罪也小邦邢昺密

書武王征四方有九孟子說滅國者五十文王誥箋曰謂文

訓教小子箋曰小子成王自謂有政有事無

彝酒政一作正箋曰彝祭器裸所用以盛

者臣無祿禮則無彝酒言常不設酒也韓非

下匹夫失其身賈公彥越庶國飲惟祀大傳

說有政大臣有事小臣

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  
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  
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箋曰庶國助  
祭則與于飲言天子大燕諸侯唯此也飲以  
人眾爲樂故**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大傳曰  
唯謹於羣會**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不醉而  
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  
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  
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  
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  
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箋曰  
迪道也文王慎酒而不絕酒者酒以和親族  
燕皆醉所以道民於和樂**小子惟土物**箋曰  
則能以德自將無醉失也**小子惟土物**箋曰  
成王惟思也土物土貢也殷初納貢**愛厥心**  
故思其宜也洛誥曰儀不及物不享

臧箋曰愛讀爲心乎愛矣之愛隱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箋曰祖考成王謂文王也

其反復察聽祖訓莫如謹小子惟一妹土箋曰

酒酒雖小德德無小大也嗣爾股肱箋曰嗣繼也以女

因思一之也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箋曰純其

長兄也藝黍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母箋曰牽引前也賈市也上言農此言商賈

賈引欽厥父母說厥父母慶箋曰此總謂庶

爲欲留供養之民農商父母也

慶冠昏蜡

酺之類

自洗腆致用酒

馬曰洗盥也箋曰腆善也告賓曰

不腆之酒則賓告旨言酒腆也于禮主人洗

爵獻尸賓賓致爵主婦致爵于主人致爵卽

獻主人之禮也飲酒之禮莫重于獻洗致

獻賓主也腆酢主人也庶民唯此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箋曰庶士庶邦卿士有正少正也不言少者兼

凡長官言之庶伯都邑

其爾典聽朕教

之長君子羣公子也

箋曰也爲民表率爾大克羞考

故典聽此教

箋曰羞進耆老也進老謂國老也克

堪也大堪進老言非惟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年老其德亦堪爲國老

爾燕則命醉食則告飽

箋曰言君有養老之禮

不惟曰爾克永觀

爾燕則命醉食則告飽

不惟曰爾克永觀

爾燕則命醉食則告飽

不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

箋曰日日于也作猶尊也稽考也觀之于眾以省察其德尊之以

考其中和之德故有燕食饗禮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

逸

大傳曰古者之帝聖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鄭

曰饋祀助祭于君

箋曰饋饋食士以特牲

大夫以少牢祀謂蒸社也孟冬之月大飲蒸

大割祠于公社介助也受嘏之詞曰介爾景

福逸游也饋則介飲祀則游飲皆六十已上

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箋曰允信也王茲

亦惟天若元德

箋曰元善之長也若順也非惟王信之天亦順其德可長

也民永不忘在王家

箋曰言王室念其功王曰封箋曰上

畢已下反復戒我西土棐徂箋曰棐輔也徂

助謂文王舊臣邦君御事箋曰諸侯遣小子尙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箋曰言自妹邦已外無酒

常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箋曰言今始滅商也王曰

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箋曰迪進也

猶上顯小民箋曰顯猶示也經德秉哲箋曰哲當爲制經常秉執

也以常德執其自成湯咸箋曰咸謂臣也咸皆也尹吉曰惟尹

躬及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箋曰孔穎達說先儒皆以

酒誥帝乙爲紂父自有國至紂乃亡不數亡  
國之主故云至于帝乙易說易之帝乙爲成  
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本紀湯太丁太甲沃丁  
四世沃丁弟之子小甲仲丁仲丁弟之子祖  
乙祖乙立殷復興畏猶敬惟御事厥棐有恭  
也王則成王相則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箋曰有讀爲又恭當爲共諸侯御事之臣不  
見王朝秉制其輔諸侯又能各共政事

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箋曰禮有拜崇酒崇充也充長

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國伯

箋曰韋昭說自商以前侯圻外甸圻男圻采  
圻衛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  
界也此不言采省文耳邦伯州伯越在內服  
領二百一十國者五服凡八伯也

百僚庶尹

箋曰僚宮府治事者庶尹都邑之長

惟亞

箋曰亞次也大夫士

以下惟服宗工

箋曰服治也宗工都宗人家宗人在朝受治令

越百姓

里居

箋曰百姓百官也里居致仕家居者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

箋曰飲酒齊色日飲酒

惟助成王德

箋曰總內外官皆以

助顯越尹人祇辟

箋曰越于也辟公卿有采地之稱以王德顯示於所

尹之人敬我聞亦惟日

在今後嗣王

箋曰在今謂文

戒其君也王時也後嗣王紂也

酣身厥命

箋曰酣樂酒也身重也詩

所聞蓋文王之言日大任又身酣重其

罔顯于民祇保

箋曰保命謂爲長夜之飲



示于民所敬恃言無改法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箋曰怨民怨也

王充云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紂于民怨曾不改行大恣其過沃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沃又作佚逸縱非常以燕私喪其威儀所謂

酒之失婦人是用民罔不盡傷心箋曰盡猶刻畫也惟荒腆

于酒不惟自息箋曰荒大腆多也惟思乃逸也

厥心箋曰逸失也疾很不克畏死辜箋曰

疾害很韞也雖知死辜而在商邑箋曰言紂謀不及遠

唯居京師自保越殷國滅無離離本作罹箋曰殷國京邑以外紂于其

滅無憂焉若西伯弗惟德箋曰紂既不馨香

祀箋曰馨香黍稷用造酒以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箋曰登于天謂在天位庶羣自酒箋曰

非祀饗而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日

不愛于殷惟逸箋曰逸過也罰之過當令身

人有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箋曰速王曰封子

不惟若茲多誥徒誥言罰在古人有言

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箋曰監視也視水

亂今惟殷隊厥命箋曰隊隕絕也我其可不

大監

箋曰大監謂以康叔總三監之在

撫于時予惟曰女劼

越

箋曰曰于也劼越皆慎也慎撫于是妹邦惟于女慎之又慎言妹邦臣民悉責之康

叔殷獻臣

箋曰獻儀也儀表貴臣也

侯甸男衛矧大史友

內史友

鄭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行詞也五圻諸侯則令二史交相箴記

箋曰矧

友之言交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箋曰獻臣不言殷謂

周之貴臣致仕者也宗工都邑受事之官則爾事察之也

服休服采矧惟

若壽圻父

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

侯非朝聘不出境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  
采朝祭之近臣順壽萬民之圻父謂主封畿  
之事箋曰服謂殷邑服內也休已廢之都  
邑采分封之都邑圻父東都司馬之稱詩曰  
圻父壽治也殷之王畿今入于司馬兼宗伯日  
官治之以其遠遠設三卿焉司馬兼宗伯日  
圻父薄韋農父韋從白帖引馬曰韋違行也  
父箋曰薄迫也農父司空也司  
空兼司寇日農父若保宏父  
事官以農爲重若保宏父  
司徒兼冢宰日宏父此三父保之職宏大也  
者不領于監故尊而父之定辟矧女  
也上所陳諸臣雖各有剛制于酒箋曰沈漸  
職教民則定法則惟女剛制于酒剛克故以  
剛制厥或誥曰羣飲謂諸侯與羣臣淫湎力不

能箴曰女勿佚其主君臣盡執柯從說文引東

禁日柯當爲詞誰以歸于周予其般箴曰周歸

者非執于天子之側罪未定也亦伯討又惟

之義春秋之義執諸侯者歸之于京師諸臣惟工箴曰

殷之迪迪諸臣新進用於周者乃涵于酒勿庸般之姑

惟教之箴曰以其或習舊有斯明享鄭曰斯

謂殷舊圻都邑之君自勉來享者又分析待

寬典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箴曰恤

教之而不用弗獨乃事時同于般箋曰獨絜也雖來事

我不愼事王箋曰絜之也以王曰封女典聽朕也主聽此

不役志于享劫勿辯箋曰勿州里之吏所用以致民者辯

也乃司民涵于酒告諭乃察之言酒之戒寬

于民嚴于在位者

# 酒誥第十五

尚書十五

材材弟十六

周書七

尚書卷十六

王氏集注并箋

材材 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  
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  
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  
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  
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循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  
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  
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  
子以實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衛世家  
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之則以命之 箋



曰此篇代康叔誥所統諸國之詞使奉以  
布諸政申告治道皆曰王云云自日子以  
下假爲康叔詞  
若後世授方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言惟依鄭本當作暨鄭曰于邑言

二王之後箋曰此言三監之職周公訓康

叔之詞大傳引商子事在未攝王以前此在

攝王後也厥臣康叔私臣大家殷故家也王

惟邦君周王所封諸侯不可言周邦君故曰

王惟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箋曰越爰也爰

難治而王朝各有命卿在焉是

彼眾之所師女但常引而司徒司馬司

空尹旅

箋曰三司侯國三卿也  
尹都邑長旅下士

曰予罔厲殺

人

箋曰爲虐也子謂王朝也殷  
反後恐刑殺過差故先戒殺

亦厥君先敬

勞肆徂

厥敬勞

箋曰亦讀爲掖敬警勞敕肆  
今也徂讀爲助諸臣助其君

先警敕其民今當  
助其警敕而已

肆往

箋曰肆今也往往日  
也今已前紂與武庚

時姦宄殺人

箋曰謂叛民  
曾殺人者

慝人宥

箋曰慝過  
也宥寬也

謂此姦宄昔所過之  
家宥之以安反側

肆亦見厥君事

箋曰見  
其君事

和見事之民也今當  
誘掖之使效事於君

戕人宥

戕下東晉本有  
戕字此據馬本

王充引作彊人宥  
人者以遠難審覈又方效事亦宥之也

戕人宥

戕字此據馬本

啟監厥亂爲民

王充引作王開賢其率化民  
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

在化

曰無胥戕無胥虐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  
暴虐 箋曰恐其報

復尋

至于矜寡

矜東晉本作敬此從大傳  
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

而無夫者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  
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  
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  
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弛此使無失職  
箋曰言不戕

至于嫗婦

嫗從說文崔瑗引  
東晉本作屬 箋

日嫗婦罪人妻妾  
當入官以妊免者

合由以容王

箋曰合猶連  
也方伯連率

合諸侯者由用也容猶弼也  
康誥曰服惟弼王廣王之德

其效邦君  
箋曰  
效致

也致列邦之君戒之越御事厥命箋曰越於也於御事來受政因致其命令

曷以引養引恬箋曰曷何也恬安也詢御事何以長養長安之政自

古王若茲監箋曰自用若順也用先王之道順此立監也罔攸辟

箋曰辟刑也無所用刑言當以文治惟曰若稽田箋曰稽考也考田謂按視

農田既勤敷種菑種菑種菑種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箋曰陳讀若維禹隲之之隲字或作甸或作畎比田也疆界也六畎為一畝畎小水廣尺

深尺田相比處為腴腴不修則雨至而所壅之本不固矣故為畎以限之畎以行水喻法

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馬曰卑曰垣高曰墉惟其敦墍

茨

數從賈昌朝引今作塗  
箋曰數終也  
馬曰壑壑也  
茨以

覆屋

若作梓材  
馬曰梓古作籽字  
治木器曰梓  
器曰陶治金器曰治  
箋

曰籽子也

今日小木  
既勤樸斲惟其敷丹

敷從說文  
引今亦作

塗

馬曰樸未成器也  
箋曰斲斲也  
經云青北之山多有青牘  
箋曰斲斲也  
既

茨喻完善丹

今王惟曰先王

也  
箋曰惟思曰于  
也  
于先王之

業

既勤用明德

箋曰如田既敷菑室  
既垣墉梓材既樸斲  
懷爲夾

箋曰懷來也夾持也

庶方高作

箋曰高  
兄弟

方來

箋曰懷德爲周夾輔  
國方來謂將來也  
大小

亦既用明德

后

式典

箋曰后後式用典法也

集庶邦

箋曰集合也以同姓合諸侯

不

高皇天

箋曰庶邦高天子天子大高皇天

既附中國

附從馬東

晉本作付

箋曰既盡

粵厥疆

箋曰粵者重言申意也厥

疆妹土

土于先王

箋曰土謂不封國之地先王武王也左傳曰蒲姑商

奄吾東土也春秋

肆王惟德

箋曰肆今

用和

斁先後迷民用斁先王受命以若茲監

斁一作擇

箋曰斁釋也迷惑也先迷爲紂惑後迷爲

三監惑當和釋之則周受命用釋也若順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

孫永保民

籽材第十六

尙書十六